

陷阱



森 著

〔美〕威廉·史蒂文森 著



月 啟

譯

出版社

海峽文藝出版社

〔美〕威廉·史蒂文森 著

吳 暉 章少泉 陳道明
王浩明 黃振定 周 敏 譯

海峽文藝出版社

第一章

拉特格斯教授倚在游艇的栏杆上，望着人群在通向灰濛濛海滩的路上缓缓地移动。

“玩偶般的殖民地，”教授的同伴，一位前胸窄小的法国青年说道，“玩偶般的总督，玩偶般的士兵。”教授身边的一伙美国佬在为乐队队员们鼓掌。当乐队大摇大摆地经过时，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妇女说道：“可怜的家伙！包着这一身熊皮，一定快烤化了。”

唯一没有显出烤化迹象的那个男人，坐在敞篷汽车的后座上，头戴饰有羽毛的宽边帽子，在炎炎赤日下端坐着，又瘦又细，犹如一根冰柱。

乐队围着座舱旁边的旗杆转着圈儿，黝黑的脸膛在白色的头盔下油光发亮。大鼓又敲击了一下，乐队开始奏乐，乐声淹没了一声枪响，不列颠云浮群岛的总督，那位冰柱般的小个子抽搐了一下，猝然倒下。

“他晕过去了！”一位来自马尼的矮胖姑娘说道。

“不对，”那位法国青年用嘴凑近拉特格斯的耳朵，悄声说道，“他挨了枪子儿。”

两人的谈话完全被另一艘游艇上传来的叫喊声淹没了。

那些美国游客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攒了一些钱，本是为了暂时逃避一下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而外出旅游的。拉特格斯希望这次谋杀是某个为寻求更大刺激的游客干的。他又担心不是，怀疑枪手是被有意安插在水手中的，包括那些浪迹天涯的印度水手。这些印度水手在警察的档案上几乎无迹可寻。但教授不愿将自己的怀疑告诉那个法国佬。

他用职业性眼光巡视着混乱的四周。马背上的卫兵们扭动着身躯对付着受惊的马匹。从山顶上的国会大厦到码头，车水马龙，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达官贵人摘掉帽子，四处躲藏。警察寥寥无几，他们身穿黑色的伦敦警察制服，显得不伦不类。一个胖子涨红着脸，一路小跑，奔上斜坡，手里挥舞着警棍。乐队奏起了激昂的进行曲。

教授仔细地观察着对面带有廊柱的大厦。会不会有人从那儿开枪呢？那些围观的游客中一定有人无意中摄下了谋杀者的照片。对于如何进行调查一事，教授心里十分清楚。不幸的是，这块临近美国的英国领地，虽然近年来已被人淡忘，岛上的居民在心理上依旧仰仗他们的“大妈”——当地居民对远在英国的女皇陛下的尊称。教授想到，这真是一块搞某种形式的恐怖活动的理想之地。

拉特格斯教授听见那个法国佬又在信口开河地唠叨。“请原谅，”教授悄声说，“我确实不想知道。”

在通往纳尔逊港的必经之途——宏声湾的另一端，一位姑娘爬上一座悬崖，对着两名男子喊道，“你们看见了吗？”

“看上去像‘不列颠’号，”坐在儿童跷跷板一端的布雷肯勋爵说。他突然跃身跳开，弄得坐在另一端的大个子黑人“咚”的一声跌在地上。

“喂！”邱吉尔·温斯顿探长抗议道。

“对不起！”布雷肯说，“把望远镜给我，快！”

“那不是皇家游艇，”姑娘穿着湿漉漉的比基尼泳衣，站在那儿笑着说，“‘不列颠’号这整个月都在巴哈马群岛。”

她父亲用望远镜盯着那艘豪华游艇，直到它消失在德莱克岛后面。“航速符合撒哈拉共和国标准，锦旗多得像帝王。”

“齐亚·加比亚。”艾莉森·布雷肯走过崖顶花园。

“恐怖之王，”探长说，“魔鬼的教父。”

“记者们瞎编出来的血淋淋又傻乎乎的说法。”布雷肯忿然地嚷道，“他们把他描绘得像阿提拉汗，这正中他的下怀。”

“不管怎么说，恐怖之王是一则很精练的新闻标题。”艾莉森说。

布雷肯扯了一下自己的胡须。他只穿了一条短裤，赤裸着精瘦的上身，皮肤晒得像皮革一般。黑中带白的头发又长又密。他转身对探长说：“你说他会在那水上妓院里鬼混吗？”

温斯顿摇摇头。探长身着重重大场合下才穿的黑色厚制服，看上去很一本正经。他与布雷肯勋爵都有一副犷悍的神情。两人都有着令人敬畏的浅蓝色眼睛。温斯顿黝黑的皮肤配上那对浅蓝色的眼睛，使人联想到岛屿上连年不断的部落之战中产生的混血儿。“齐亚决不会冒这种险！”探长说。

“我想他会的。”艾莉森说，“我们老是不把他的威胁

当回事，这有损他的尊严，所以他来找我们。”

“我们离美国的领海很近。”温斯顿说，“你是一名好律师，艾莉森，但是你不了解加比亚。他得到允许参观游艇，而不是展览自己。他不会受诱惑离开自己的领地。”

“你是一名好警察，可你不了解商界。”艾莉森拿起一条浴巾披在肩上，意味深长地看了探长一眼。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但却像她父亲一样不修边幅，特别是在此地，自己的家——美潘尼。这是一幢有 300 年历史的当地农舍式样的房子。古色古香的风格比起贴了昂贵墙布的壁橱来，更富有一种安全感。她说：“在美国近海公司所属的虚幻书馆里，加比亚拥有一半股权。”

他们都知道虚幻书馆。在约翰·布雷肯勋爵创办的律师事务所里，虚幻是个代名词，暗指在云浮群岛注册的美国公司在别处偷税漏税的记录。布雷肯已不再插手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口口声声说自己要退休了，但私下里却很担心那些可能心怀不轨的近海公司。艾莉森涉足法律界的时间不长，她觉得在事务所数十名雄心勃勃的青年律师中，自己的家族至少应该有一名成员。

她父亲说：“如果加比亚以为他的钱能在这儿买到点什么的话，那他可能栽跟头。”

走廊那头响起了电话铃声。

“总部来的，我敢打赌，”温斯顿探长说，“要我去侍候那些游客。上午让我陪着宣读公告，晚上又要我去打退堂鼓了。”

“就说你正忙着调查事件。”布雷肯勋爵建议道。

“他们不会信我的。”探长把手伸过栏杆，拿起话筒。

“我干的最后一点侦探工作是在5个月前，奥伊兹·莱姆袭击水上俱乐部酒吧一案。他每年过生日都要来这么一下。”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了。

布雷肯父女俩并没有听清后面这些话。突然，话筒“嗒”的一声搁下了。只见温斯顿急匆匆地朝停在膳厅后面那辆蓝白相间的熊猫牌警车奔去。“总督遇刺！”他回头丢下一句话。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艾莉森喃喃说道。

那天晚上，地方电台没有报道谋杀事件，却播发了一则总理大臣的通告，说总督是在国会又一次会议开幕后意外身亡的。总理是一名黑人出租车司机，他负责旅游业。云浮群岛不设国防部长。其理论依据是，保证海外信誉和旅游资金畅通是最好的国防。对大型外资企业的税收现在成了国家财政岁入的一大财源。令人欣慰的是，岛上保留了一种奇怪的传统——将旅游部长看作防止重大意外事故的保护神。岛上居民听了总理的讲话，认为他是作为国家旅游事业长官发表演说，于是对有关谋杀的谣传也就不屑一顾了。他们都赞同“可怜的老总督是中风倒下的”这一说法。接着，一种新的现实产生了，惊慌情绪有所控制。

拉特格斯教授听到这种议论时，正在船上餐厅里吃晚餐。他转身来到甲板上。那个法国佬已经失踪了，这一点教授早已预料到了。他花了很长时间仔细观察那艘大型豪华游艇。

那游艇在中港悄然出现，现在又灯火辉煌地停泊在此地。他知道，这游艇属于加比亚上校，一个独裁者，恐怖主义者，空想家。但是他敢肯定加比亚此刻不在游艇上。

一个月后，布雷肯勋爵终于回到华盛顿，见到了自己的好友。他们都是史密森学会的专家，擅长修复老式飞机。布雷肯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指教而顺道造访的。

此时，云浮岛总督遇刺事件已被人遗忘。当然要完全隐瞒实情也不可能。云浮岛只不过是美国人制造某些事端的一个试验地。他们认为这个岛国是属于另一个世纪的，毫无威胁性可言。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是大大地失算了。

布雷肯离开航空航天博物馆时，有一条飞天恐龙在华盛顿的林荫道上飘舞。他止步朝天空观看。这是史密森学会进行的一次飞行试验，以一种巨型爬行动物的模型实行空中恐怖的尝试。重新组装的飞天恐龙一下子在白宫上空盘旋，一下子又窜到观看的人群头顶上，看上去就像一条悬在空中的鳄鱼。

“这使我想起了我那架老式飞机——‘网线袋’。”一个矮胖子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布雷肯身边，戴着一副漂亮的护眼罩，冒出这么一句话。

“真奇怪，”布雷肯答道，眼睛仍然盯着空中的庞然怪物，“我也想起了我那架‘网线袋’。”

两个男人，一个又高又瘦，留着胡须，另一个又矮又胖，光头秃脑。他们眯着眼睛，朝着西下的太阳，目光追随着那

架飞行模型的路线。它一会儿飞行，一会儿滑翔，飞行一阵儿，滑翔一阵儿。

“这些史密森学会的老兄干得真不赖！”矮胖子说，“古生物的最神秘之处就在于能在天空飞翔。”

“我那架‘网线袋’也是这样。”布雷肯咕哝着，“造这模型的是我的老伙计，他们正在帮我修复我的‘网线袋’。”

“你的‘网线袋’？”

“是的。大战时，我把它坠在海里了，后来才打捞起来。”

“打捞出海，是么？”矮胖子一只手插进自己的蓝色哗叽外套，吹了声口哨。布雷肯暗自笑了一下。在这世界上，像这两位一样驾驶过体积和形状与飞天恐龙雷同的飞机，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三个了。“网线袋”是战时专门用于偷袭纳粹和日本兵的。

“能见到这老姑娘重新上天真是太好了！”矮胖子说，

“这下我感到自己并不是过时的守旧者。她至少不是毫无用处的女人。”

“我们最大的过错就在于丢弃那些老式武器。”布雷肯啜嚼着。

那人使劲盯了他一眼，说：“嘿，老朋友，……有时间喝一杯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布雷肯说。

他们一口气喝了好几杯。布雷肯只好跑步赶乘去机场的华盛顿航班客车。他叫不起出租车，也无钱在此地过夜。

“欢迎您归来，约翰勋爵。”移民局的一名黑人官员迎上来说，表露出一种本地人少见的热忱。只有岛上的人才会

用“约翰勋爵”这种亲昵的称呼，岛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爵位。

他像受到警告不准抽烟的人一样，用牙紧紧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一边把机动脚踏车从机场的货篷底下拖出来。他从18岁开始就抽烟斗，为的是在“网线袋”的露天座舱里增加一丝暖气。连别人抱怨他是纵火犯都改变不了他的习惯，现在他的医生终于做到了。

他踏着车穿过纳尔逊港口，心里还在回味那个戴眼罩的矮胖子的话。回到美潘尼时，已是午夜时分。艾莉森在厨房里留了张字条：“我乘‘龙船’号去残骸洲修理舵的裂口，安装撑杆。如果不太晚的话，请去接我一下，好吗？”

布雷肯嘻嘻一笑，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太晚的。

他乘轻便汽艇，一路悠然自得。艾莉森是名好水手，可她不愿意驾驶老掉牙的“龙船”号回家，深更半夜的，会惊扰水中大批的鱼群，何况船还多处漏水。如果天色还早的话，也就是说，修复“网线袋”工作已取得更大进展的话，她也许早就回家了。这架老式战斗机现在停放在偏僻的残骸洲顶端，离消失在大洋深处的云浮群岛南端很近。

从律师事务所退休以后，布雷肯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修复这架“网线袋”上了。残骸洲顶端的“网线袋”使布雷肯的精神振作起来，或者说 he 自己是这么想的。他手攀着悬崖壁上的铁拉手，双手交替地往上爬。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那时人们称呼这老姑娘的正确名字是“神剑鱼”。第一批飞行员诅咒说，它是用线连接起来的，于是这老姑娘就得了个“网线袋”的雅号。早在1935年，这种飞机第一次试飞前，

就已经是过时货了。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却为英国皇家海军不知疲倦地卖过命，并从长年累月的海战中幸存下来。“网线袋”混装过水雷、火箭筒、炸弹、反舰艇扫雷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重型机关枪。

“网线袋”是海盗们的欣慰。布雷肯想，它属于自给自足的海盗时代，这种飞机的攻击方式是出奇不意。它们曾出没于英吉利海峡，袭击过德国军舰。虽然飞机无一生还，却狠煞了敌军的气焰。正像头一年意大利舰队遭受它们的打击那样，它们也遭到过日本人在珍珠港的突然袭击。这种飞机以可怕的低速飞行，这一点倒成了它的优势。

布雷肯的大多数战友都在大战中牺牲了。在华盛顿林荫道上与那个人搭话之前，他很少想到过这些往事。

他在残骸洲顶端找到了艾莉森，她正借着防风灯的灯光修补帆布。“你太尽心尽职了。”

“我是为了救你的命，”她边说边抬起头来。爬了这一段长路并没有使布雷肯像以往那样气喘吁吁。艾莉森曾请求过他的医生：“请您恐吓我的老爹，让他理智些。”医生发现，那些损害布雷肯健康的毛病不仅是由于近期大量饮酒造成的。于是，医生告诫他，要养成一种能占用大量时间的嗜好。现在这一嗜好发展成了对这架老式双翼大飞机如痴如醉的迷恋。

艾莉森不得不舍命奉陪这令人疲惫不堪的嗜好，实在是为了“给老爹这支铅笔灌上笔芯”，让他重振精神。不过，她为老爹驾机重返天空规定了期限。现在，她吸了吸鼻子。

“我的上帝，”她说，“你身上的气味就像酿酒厂的车

间。”

“哦，是的，嗯……”布雷肯张望了四周。真荒唐！离这儿最近的人也远在云浮岛那一头。修理好的“网线袋”掩放在一座古老的木棚里，绝不可能有人潜藏在这里。尽管如此，他还是压低嗓音说：“绝对保密，好吗？”

“好，”艾莉森说，“只要这不是你酩酊大醉的借口就行。”

“我碰到个老伙计，一起喝了一点，”她父亲承认了，“不过是为正经事。”

“正经事？”艾莉森沉下脸，“我只关心一件正经事，就是让你活下去。”

“这样说行了吧？”布雷肯撒了个谎，“是为了监视齐亚·加比亚。”

艾莉森靠坐在竹垫上：“加比亚不在此地。”

“可他的杀手们在。”

艾莉森品味着这句不明不白的話，缓缓地说：“华盛顿有人要你监视魔鬼的教父？中央情报局？”

“不，是‘顺风’达尔林普尔。”

“谁？”

“海军中将达尔林普尔。他与那儿某个英国机构有来往。他当海军候补生绰号叫‘顺风’时，我就认识他了。”

“什么是海军候补生？”艾莉森问道。

“大家都这么称呼我们这些海军学校的学员。我们的袖口上都系着小铜铃。这样，就没法用袖子擦鼻涕了。大家叫达尔林普尔‘顺风’，是因为他在紧急状态下，驾着一架‘网

线袋’，借助风力，顺风降落，侥幸脱险。”

“现在这位退役的前海军候补生要你除掉齐亚·加比亚？”

“我可没说这样的话！”她父亲抗议道，“他只是怀疑加比亚是否与总督被刺一事有关。”

“所以你就为名叫‘顺风’的偶像充当志愿间谍了？”

“不能这样说你老爹的老搭档。如果伦敦不在乎这儿发生的事情，你就不能责怪我们趁虚而入。”

“如果别人也这样想呢？”

“在英国领地内，美国政府的秘密活动是受约束的。”

“喏，喏，喏！哈哈……”

“有行政命令禁止中央情报局实施方案。”

“真滑稽！你会用‘实施’这个词。”艾莉森说。

她父亲很清楚她有探出自己内心秘密的技巧，有时候他也愿意被她套出话来。“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他下意识地说了声。

“什么？”

“没什么，胡言乱语罢了。”

他一贯与艾莉森十分亲近，所以她一跳起来，他就明白自己的心思又让她猜到了。“这么说，那家伙要来了！”她双手撑在臀部，面对着他。“如果你卷进去，就会陷进一场可怕的混战中去。加比亚巴不得各国政府互相妒忌，互不通气，他好派出暗杀队混水摸鱼，让各国政府在世人面前出洋相。”

“这正是老‘顺风’要我们阻止的。”艾莉森的老爹喃喃地说。

第二章

拉特格斯教授回到了自己在华盛顿的秘密安乐窝。

“我真不明白我们在寻求些什么，”一位来访者说，“我只知道我们什么也不需要。”他对人才调查部的上司点点头，后者正把一份调查表递给教授。

“这个人决不能是没头脑的人，”头儿说，“在前额上搓碎烟卷证明不了意志，嗯？”

“试用一名妇女，怎么样？”拉特格斯建议道。

“我们有规定不能起用女杀手。”两位来访者中的第一位说。他是受情报中心主任的委派，来到这间位于中国餐馆楼上的脏乱小屋的。餐馆所在地区被人叫做“嚼舌街”。在这儿，泄露政府机密是一种时髦，流言蜚语是一种财产，谁也不会将道听途说当真。人们对那些自称来自某某办公室的各种小人物早已司空见惯，根本不屑一顾。

拉特格斯眼睛盯着调查表，说：“我一直认为干这一行的女人比男人更有杀气。但千万别把我的话传出去。我可不愿意因为得罪那些‘发号施令的人’而被弄回到学术界去。”

第一位来访者哼哼笑起来。他是律师出身，他听得出拉特格斯指的是伦敦老市政官。他说了一番话让教授放心，因

为他知道教授一方面讨厌官僚，另一方面又不情愿回到学术界。接着他与同伴一起告辞了。听着黑洞洞的楼梯上远去的脚步声，拉特格斯叹了口气，他把候选人的卷宗摊开在台灯下。都是老调重弹，还是部里的几条空洞要求：候选人应不引人注目，不厌恶办事程序，与政界和新闻界绝对没有联系……。自相矛盾，对所要完成的任务却只字不提。虽然人才调查部的头儿说过：“我想你最好要个黑皮肤的。”云浮岛是个行动地点，这一点一定有人明白。这便是双D-C行动的麻烦所在。为了防止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将令人难堪的假情报呈送给白宫和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及反恐怖特遣小组的工作人员，玩弄一下虚晃一枪的诡计是完全必要的。

拉特格斯咬着铅笔杆。案头上的候选人调查表上要求一名具有决断力，没有恶习，没有宿敌，还要没有成家的男子。这些条件几乎难以自圆其说。到哪里去寻觅一名年纪大到足以担负重任，既有闯劲又有控制力，却还没有成家的男子呢？

电话铃声惊扰了他。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大老板要见你。对，我知道你左右为难。这就是他要见你的原因，马上来！”

车轮总算转起来了。

大老板简明扼要。

“这种谈话从来没有进行过，是吗？”他说。

“是的。”拉特格斯说，尽力表现得好像脑子里从来不记事的人一样。

“我很欣赏你对他们隐瞒总督遇刺一事的分析。但这只是外围工作，你对自己的分析能肯定吗？”

“不过是猜测而已。”

“作为一名学者，你把自己的名字与猜测联系在一起了。”头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很快便消失了。“特别行动联合司令部想要一个人。”他很快地补充了一句。

拉特格斯表面上很平静，内心却异常惊喜。特别行动联合司令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格边界，已经训练出一支三角洲部队，主要任务是救援人质。头儿的话意味着特别行动联合司令部意识到云浮群岛的形势发展有利于发挥三角洲部队的作用。如果五角大楼与中央情报局发生摩擦，派遣特别行动小组对付势力范围意识极强的国防部首脑们，那么这次的双D-C行动便可斡旋其间。一旦政治家们对白宫有关秘密活动的意图持不合作态度，政府高级部门的工作便会停止。这样的话，留下的活动余地就更大了——他的沉思被头儿打断。

“加比亚上校，”他又露出一丝笑容，“如果我们不把他搞到手，特别行动联合司令部就可能把那里变成另一座格林纳达岛。而我们就剩下卷铺盖的份儿了……。”

拉特格斯心不在焉地听着，加比亚的名字打开了他脑子里的档案馆。

“如果结局一团糟，政府会承担责任。我们将重持慕尼黑秘密外交的理论。如果处理方法对头，连希特勒也是个不坏的家伙。”

拉特格斯听任这个笨蛋滔滔不绝，心里早明白了他的意

图。

把加比亚搞到手。

要搞到他，不能打草惊蛇，要避免在空中和海上使用重型武器；要搞到他，又不能与那些官僚机构里的律师老爷干仗；要搞到他，还必须绕开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运输部长，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司法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重重关卡。这些家伙都是有钱有势的，不能撞进他们的手心里。拉特格斯渴望把加比亚搞到手，还有着深刻的个人原因。

把加比亚搞到手。不要问为什么，从哪里下手……

现在，按调查表寻找候选人的任务轻松多了。通常拉特格斯从不打听候选人的任务。而这一次，任务就像自己脸上的酒糟鼻子一样一清二楚。

他们需要寻找一个“真空人”，既无犯罪前科，又早已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这是一个独特的人，没有社会义务，智勇双全，冷静而又老练。

可以填写调查表了，虽然无法按头儿要求的方式来填写。拉特格斯心想，我在寻找一名过了时的美国英雄，那种有背于“嚼舌街”时尚的人。